

军营纪事

稀薄的空气里，引擎声沉闷而遥远。窗外，连绵的雪山沐浴着落日余晖。四下静寂，只剩风掠过旷野的呜咽声和轮胎碾过冻土时细碎的咔嚓声。

车在最后一个拐弯处停下。工兵连门口，连长李谦在等我。这个30岁出头的山东汉子脸膛黑红，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高干事，路上辛苦了。”他接过我的行李，顺势与我握了握手。我感觉到他掌心布满了老茧，很粗糙。

饭后，李谦提议去器械场走走：“消消食，也看看我们的‘老伙计’。”

器械场在营区东侧，数十台挖掘机、推土机整齐列队。夕阳的余晖正在褪去，这些器械的轮廓渐渐融入黑沉的暮色。李谦走到一台挖掘机旁，伸手摸了摸冰冷的履带。“那年冬天，就是它们……”

我等待下文。高原的风从达坂那边吹来，带着些寒意。

“差点让我们连载在一座河桥上。”李谦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那天是小寒，比今夜冷得多。车队载着10台工程机械，连夜奔赴一线抢筑掩体工事。行至一号桥时，车队停下了——桥的设计载重有限，而每辆平板拖车和上面的工程机械，远超设计承重。

“只能将施工机械开过去。”李谦告诉我，工程机械和空车状态下的平板拖车分别过桥，桥的载重就不会超限。这在平原是常规操作，但在海拔5300米、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夜里，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低温让柴油变得黏稠，电瓶电量在寒夜中快速流失。操作手张辰辰尝试了3次后，从驾驶室里探出头，声音带着哭腔：“连长，打不着火……”

常规方法都试遍了：启动液、烘烤、棉被保温……可回应他们的只有马达无力的低喘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李谦记得当时看过表：21点57分。距离上级要求的“机械就位”时限，仅剩两个小时，再拖下去，天亮前连基础开挖都完不成。

这时，二级上士丁骧走到李谦面前。这个在高原服役了12年的老兵，对李谦说：“连长，把咱们的氧气瓶给机械用吧。”

“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李谦转向我。我知道，在这雪域高原，氧气不是补给品，是救命药。一旦缺氧，急性高原病会引发肺水肿或脑水肿，几小时内就能夺走一个健康人的性命。我下意识摸了

你们先走

■高泽兴

摸系在腰间的氧气瓶，感到它变得格外沉重起来。

李谦望向那些“老伙计”，喉结滚动了一下。再开口时，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丁骧接着说：‘连长，你放心，我们身体扛得住。可如果机械上不去，任务就完不成了！’”

话音未落，战士们纷纷围上来。这个说“我肺活量大”，那个说“我们‘铁锤子旅’顶得住”……七嘴八舌的，在寒夜里呼出一团团白气。

“他们说话时，眼睛特别亮。”李谦说，“你知道，人在特别认真的时候，眼睛会发光。”

李谦同意了。

第一个氧气瓶被拿到挖掘机前时，所有人都安静了。司务长拆下自己的氧气管，小心地插进空气滤清器的进气口。那个平日子里风风火火的老兵，此刻动作轻柔细致。

“他拍了拍机械外壳，说了句话。”李谦顿了顿，“后来，我问他说了什么。他

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他说的是‘老伙计，咱们都得过去，一个也不能少’。”

阀门打开。氧气嘶嘶流入发动机。

张辰辰爬回驾驶室。第一次，没动静。第二次，仪表盘的灯闪了闪。直到第三次——“那声音……”李谦眯起眼睛，仿佛又听到了那夜的声响。“起初是断续的、嘶哑的，然后慢慢连贯起来，成了完整的轰鸣。”

大家也顾不上什么高原反应，高兴地拿着氧气瓶，爬上各自的机械效仿起来。

过程并不妥当。一台挖掘机因反复启动导致电瓶亏电，战士们打着手电筒，在刺骨寒风中为它实施“外部搭电”；一台推土机滤芯被冻堵，战士们拆掉进油管，直插柴油桶，用最原始的方式为发动机“打吊瓶”……没人说话，空气里，只有扳手撞击钢铁的脆响和一声声被刻意压低的咳嗽。

当最后一台机械发出轰鸣，已是深夜11点钟。官兵利索收起氧气瓶，爬进驾驶室。车队缓缓驶过那座铁桥。

晚点名的哨声从营区传来，悠长而清晰。

“后来呢？”我追问。

“后来，工事按时筑成了。张辰辰头疼了两天，周立鹏的手指严重冻伤，3个月后才恢复。丁骧两个月前刚调离，走之前，他说那夜贡献氧气配额的事，够他吹一辈子的。”

回连部的路上，李谦指着学习室的灯光：“那夜之后，他们常在里头激烈讨论。”

我投去询问的目光。

“他们反复复盘那个难忘的夜晚。”他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舒展开。“他们讨论加热器的用法，讨论启动的窍门，讨论怎么才能不用让出自己的氧气。”

我们并肩又走了几步，李谦突然停住脚步问我：“高干事，您知道喀喇昆仑那4位英雄烈士吗？”

我点头。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这4位英雄，全国人民都记得他们。

“丁骧认识陈红军营长。”李谦说，“他说，陈营长牺牲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先走’。”

河谷的风更大了些，仿佛穿越时空而来。我忽然明白了——在那个深夜，当一群年轻人把维系生命的氧气献出时，他们延续的，是同一种血脉里的语言：你们先走。

不是豪言壮语，也没有慷慨激昂。这朴素的几个字，在海拔5300米的高原上，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人，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情感兵站

初夏的喀喇昆仑，晚风扑到脸上依旧寒冷。

新疆军区某团驻训场上，炊事班的饕餮正冒着热气。一级上士、炊事班班长徐期洪手持铁钩探入坑里，一转一提，“噗”的一声，一张黄灿灿的芝麻饕便稳稳落在案板上。

站在一旁的列兵努尔兰·努尔麦麦提麻利地将饕饼切成小块，嘴上吆喝着：“来来来，刚出炉的热饕，香得很！”战友们围过来，你一块我一块，吃得不亦乐乎。

“努尔兰江，这饕烤得真地道！”“大家还想尝尝玫瑰饕和肉饕，就靠你和徐班长了！”努尔兰江嘿嘿一笑，手上切饕的动作没停，眼里的笑意藏也藏不住。

两个月前，努尔兰江随大部队踏上海拔40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执行驻训任务。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努尔兰江感觉胃里翻江倒海似的，吃什么都吐，整个人虚脱得像被抽干了力气。躺在床上，这名刚入伍8个月的年轻战士想家了。以前每次生病没胃口，家里人都会给他端来一碗热乎乎的奶茶，再掰几块饕泡进去。他吃完，胃里就踏实了。可现在，望着茫茫雪山，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营队相继完成物资交接、板房修葺等工作，炊事班条件好了，伙食保障也随之跟上。

病好之后，努尔兰江第一次去食堂吃饭。他发现饭菜花样变多了，新鲜的瓜果也成了每餐必备，可他感觉，还是缺了些熟悉的滋味。在他的老家喀什，有句俗语叫“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饕”。努尔兰江想念老家院子里的饕坑，想念爷爷烤给他吃的饕饼。可他不敢跟别人说，怕显得矫情。努尔兰江每天照常训练站哨，吃饭睡觉，话不多，整个人像一道沉默的影子。

后来，营里组织座谈会，让官兵说说驻训生活有什么困难或心愿。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说希望补充实用训练器材，有人说希望丰富业余文体生活。轮到努

打饕

■杨鑫 刘建

尔兰江时，他低着头沉默了很久。

“说嘛，没事儿。”教导员鼓励道。

他张了张嘴，声音不大：“如果能吃上一口热饕，那就太好了。”说完，他赶紧补了一句：“我就是随便说说。”

可没人觉得这是句玩笑话。炊事班班长徐期洪坐在后排，认真地把这个朴素的愿望记在了本子上。

散会后，徐期洪找到努尔兰江，问：“你会打饕不？”

“会，我跟爷爷学的。”

“那行，你来当师傅。”

努尔兰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比谁都清楚在高原上打饕有多困难。高原气温低，面团发酵慢，甚至发不起来；高原缺氧，烤炉里的火烧不旺，温度也难达到要求。就算勉强把饕胚贴进坑里，烤出来的饕要么半生不熟，要么焦成黑炭。他把这些困难一条条列出来，可徐期洪听完，语气坚定地说：“一步一步试，总有办法解决。”

说干就干。徐期洪翻遍了物资清单，又打电话向兄弟单位的战友请教。最后，营里拿出经费，采购了一台适合高原使用的饕坑烤炉。到货那天，徐期洪带着几个炊事班老兵，在板房区旁边平整出一块空地，砌了底座、接了烟道，忙活大半天，终于将饕坑立了起来。

高原打饕的确困难重重。第一次尝试，和面的水温不够，面团硬得像石头。第二次尝试，火候没控住，表面烤得焦黑的饕饼里面还是夹生。看着自己烤坏的饕，努尔兰江急得直跺脚，蹲在饕坑边生闷气。徐期洪坐到他身边，递给他一瓶饮料。“你跟你爷爷学打饕，第一次就成了？”

“没有。”

“你爷爷教了你多久？”

“好长时间。”

“那咱们才几天？急什么。”

努尔兰江没再说话。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想了很久。他又想起了跟爷爷学烤饕的那段时光。爷爷说，烤饕不容易学，越是难的时候，越要沉住气。

第5天傍晚，他们又试了一次。这次面团软硬适中，炭火不疾不徐。芝麻和洋葱碎的香气从坑口飘出来，越来越

浓——一张黄灿灿的饕饼成功出炉。徐期洪把饕饼递给努尔兰江，看他掰下一小块送进嘴里。熟悉的味道差点让他红了眼眶。

从那以后，努尔兰江像换了个人。休息时间，他会主动去炊事班教战友揉面、擀坯、扎花纹，偶尔他还会教大家说几句常用的维吾尔语。训练时，他干劲满满，成绩进步很快。

饕坑旁成了炊事班最热闹的地方。每逢休息，总有战友围在那里，有的帮忙揉面，有的帮忙撒芝麻，还有的蹲在坑边等着新饕出炉。努尔兰江站在一旁，把手数教新来帮厨的战友判断面团发酵的程度。

饕饼不仅成了官兵休闲时的美味，更在日常训练保障中派上了大用场。一次，营里组织实弹射击，由于路途远、消耗弹药数量多，官兵天不亮就要出发。徐期洪头天晚上带着努尔兰江多烤了几炉饕，又熬了一大锅奶茶。凌晨4点，官兵坐在运输车里，就着保温壶里的奶茶，把饕饼掰开泡着吃。几口下去，身上的寒意与困倦消散了不少。有人感慨：“这玩意儿扛饿又好吃。”从那以后，但凡有早出任务，炊事班都会提前备好饕饼。

一日训练归来，努尔兰江远远看见饕坑那边还有火光。走近一看，是徐期洪一个人在往坑里贴饕胚，说是明天的早饭。努尔兰江走上前，和他一起忙活起来。

饕饼出炉，徐期洪掰了一块递给他：“尝尝。”

努尔兰江咬了一口，点点头：“好着呢。班长，谢谢你。我爷爷常说，家里的饕坑，一家人围着它，是全院最暖和的地方。现在，这里对我来说就是家。”

听着努尔兰江的话，徐期洪笑了：“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高原夏季的夜晚来得格外迟。夜里10点钟，天边还挂着一抹暗红色的晚霞。饕坑里的炭火渐渐暗下去，余温还在。努尔兰江蹲在坑边，把最后一点面渣清理干净，擦了擦手，站起来伸了伸腰。

风从湖的那边吹来，冷飕飕的，可努尔兰江不觉得冷。板房道上的长明灯，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勇敢者的青春之歌

■陈汉忠

记忆

清晨，蔚蓝天幕上，一队战鹰呼啸着掠过长空。不知怎的，此时此刻，我脑海中竟泛起一位年轻飞行员的形象。尽管岁月流逝，他在我的心中永远青春勃发。

他叫许忠伟，是空军某部年轻的飞行员。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在试射某新型空空导弹时，面对突发险情，他临危不惧，谱写出一曲勇敢者的青春之歌。

深秋的大西北，碧空万里，沙漠平静得犹如一池褐色的湖水。

银灰色的导弹，悬挂在一架高速歼击机的机翼下。许忠伟熟练地检查各种试验装备和导弹引头。驾驶舱内，绿色的指示灯在闪烁：一切正常。

“砰！砰！砰！”3颗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战鹰呼啸着腾空而起。导弹发射进入1分钟准备……“017，奋斗！奋斗！”地面传来威严而充满希望的指令。地面观察点的高速摄影机、雷达，正一齐开动。

“轰”的一声，靶弹似一条火龙，从左机翼下飞出。许忠伟屏住呼吸，圆睁双眼，靶弹被牢牢套在瞄准镜的光圈里……允许发射的信号灯亮起。

“咔嚓！”许忠伟扣动发射扳机。可过了2秒、3秒、5秒……导弹并没有发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地面上，一双双眼睛焦灼地盯着蓝天，一颗颗心在焦急地紧缩……

“017，要沉着勇敢！继续观察导弹状态！”塔台指挥员急切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

“017明白，沉着、勇敢，动作幅度要小！”许忠伟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指挥员的口令，稳稳操纵驾驶杆。突然，高空气流袭来，战机颤动。许忠伟轻轻一推杆，蹬左舵，拉杆，跃升，飞机猛地一下升入更高空。

空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指挥员和守候在塔台上的科研人员都看得明明白白。

“017！017！”指挥员频频呼唤，却没有听到回答。雷达天线在急速转动着。

“017，听见请回答！017，听见请

回答！”

“长城，017听见了，017听见了！”或许是精力高度集中，许忠伟忘记了回答。醒过神来的他赶紧报告：“发现右机翼下有蓝色烟雾！”

“注意采取应急措施，注意采取应急措施！”指挥员把话筒贴在嘴边。

“017明白！017明白！”

抛弹按钮就在眼前。只要轻轻一按，导弹会连同危险一起坠入茫茫沙漠。然而在此刻，这个只有硬币大小的按钮竟是那样沉重。许忠伟知道，这枚导弹的每个零件，都是科研人员心血的结晶，它的数据价值千金。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何在？如果抛掉它，不仅会让科研人员的汗水付诸东流，也会留下许多难以解开的谜。

“蓝色烟雾消失，017请求带弹着陆！”许忠伟毅然作出大胆决定。此时，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安危。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枚已经出击的导弹，应该全速前进，不能有丝毫迟疑。

机翼前方出现一排票房。啊！跑道，熟悉的跑道。他像久别的孩子见到了母亲一般，多想迅速扑入母亲的怀抱。

救护车、消防车拉着气笛，飞速驰向跑道尽头。

飞机俯冲着滑向跑道，起落架已经放下，这位年轻的飞行员不顾自身安危，尝试驾机着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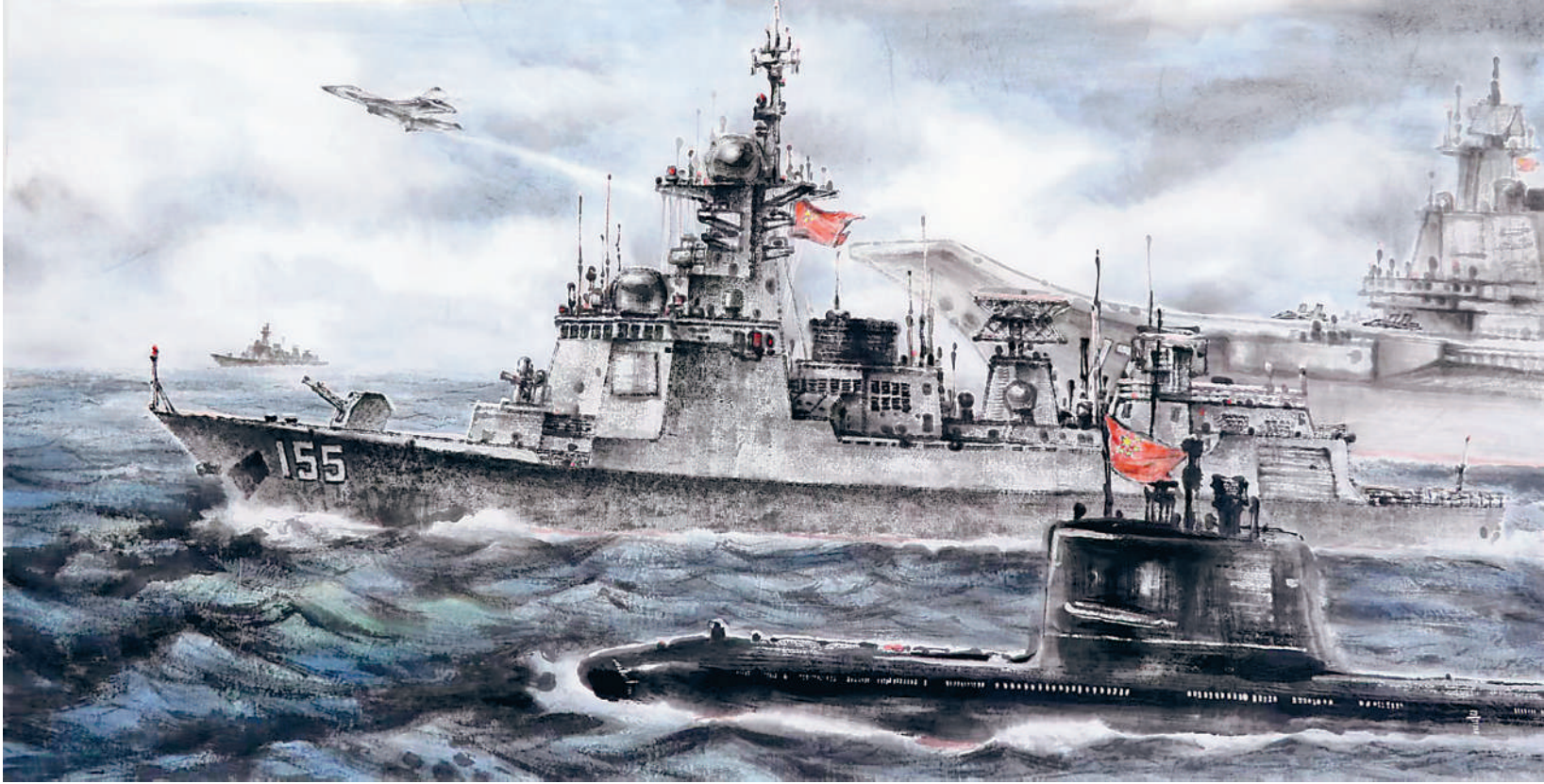
许忠伟屏住呼吸，慢慢地修正，平缓地下滑，轻轻地带杆……

伴随着一声尖利的呼啸，跑道上冒出一缕青烟，机身猛一颤抖。他握紧驾驶杆，轻轻一拉，机头微抬，飞机平稳地落在跑道上，后面绽开一顶彩色的减速伞。

“好样的！快，起飞线！”指挥员眼里闪着泪花，汽车飞一般驶向飞机。

许忠伟成功护住了那枚珍贵的导弹。后来，为表彰他的壮举，空军党委给他记一等功，并授予他“功勋飞行员”荣誉称号。

“一切都可以消失，唯有伟大的事业永存。”这句名言曾激荡无数人。宇宙浩瀚，一如我蓝天卫士胸怀广阔；时空绵长，礼赞我英雄战士青春永驻！



挺进深蓝（中国画）

赵建华作



伟大长征

■甘呼亚格·钦佐里格（蒙古国）

漫漫长征路
他们始终步履坚定
翻越万水千山
虽已疲惫不堪
心中却始终坦然
红旗永不褪色
在征途前方高高飘扬
领袖的号令
为胜利鼓舞着每一颗勇敢的心

刺骨的寒冬里
英雄们围坐在篝火旁
温暖他们的不是燃起的火焰
而是心中的光芒

在那著名的湘江之上
弹雨如冰雹般倾泻
失败与胜利的天平
是用信念与勇气来衡量
英勇的红军
将敌人彻底粉碎

铁索桥上
铁索环环相扣
只为了那胜利
他们不惜牺牲生命
匍匐前进
他们中的一些人
永远倒在了那片土地
化作丰碑
直到今天
向我们诉说着那段历史

赤水河静静流淌
长眠的英雄们
在低吟中安睡
勇士们化作星辰
在河岸上升起
轻声低语
讲述着那场残酷而激烈的战斗

漫长而伟大的长征

终以胜利告终
群山延绵起伏
江水清澈透明
红旗直到今天
仍在蓝天中高高飘扬
红军的呐喊
回响在历史的诉说之中
（作者系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学员，翻译：谷一涵）

目光程亮

当我们持枪挺立
眼底的坚定
能把寒夜点亮
当我们面向界碑敬礼
胸膛仿佛会发出
雷霆般的咆哮
回荡在云霄
溢满了自豪

戍守边疆

■艾尼卡尔

山之巅，云之上
兵的身影坚守在边疆
翻雪山、蹬冰河
我们的胸膛是祖国的城墙

战靴踏足每一个山冈
界碑被我们描红擦亮
寒风奏响边关乐章
冰雪描绘高山脊梁
我和战友立在雪山之上
钢枪冰凉



长征

第6737期